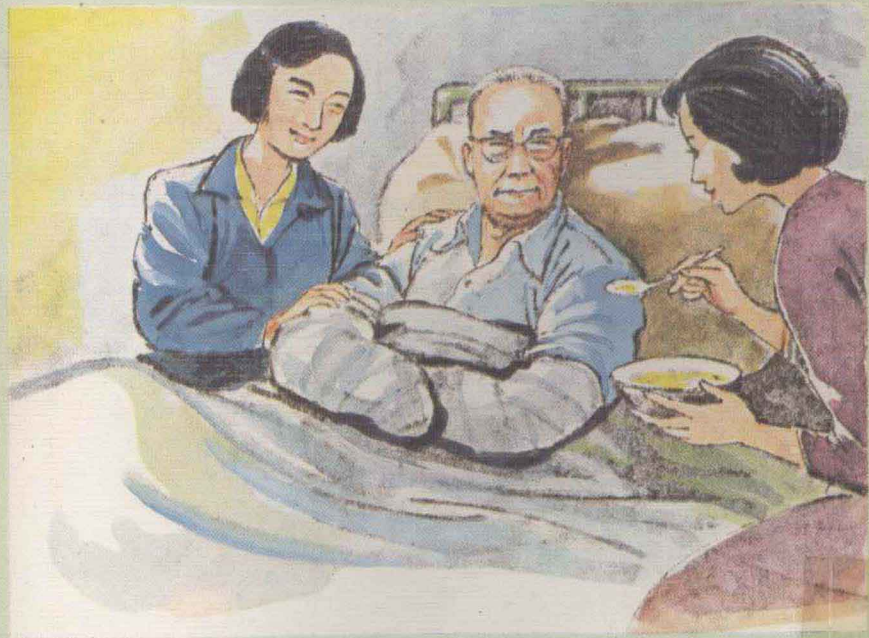


集選文散情親

# 傷手的爺爺



行印報生新台

新生報親情散文選集

爺爺的手傷

台灣新生報 印行

# 爺爺的手傷

## 新生報親情散文選集

著作者：謝文宜等著

發行者：臺灣新生報

地址：臺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 
電話：三八一三七九一

印刷者：中外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天水路五十一巷二十二號  
電話：五五一七七六二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每冊定價新臺幣伍拾圓整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二版  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三版

## 第一個讀者

石永貴

我是「爺爺的手傷」的第一個讀者。

「爺爺的手傷」在新生副刊刊出後，海內外讀者在感動之餘，不免會好奇地問：「爺爺的手傷」是怎樣刊出的？

事實上，「爺爺的手傷」刊出經過，就是很感動人的事情。

我是「爺爺的手傷」的第一個讀者。我願意以第一個讀者的身份和心情，來向讀者們報告一下「爺爺的手傷」是怎樣「出世」的。

去（六十六）年五月十一日下午三時卅分，謝求生先生在臺銀主席辦公室接見我，所談的，也是他最關心的，是教育問題。他說：他很醉心出版事業，本來計劃要創辦出版事業，一切計劃都好了，人也找好了，在國外也搜集不少資料，後來因為其他的事情

，把出版計劃擱置下來。

求生先生希望新生報在辦報之餘，拿出一些力量，去出版有價值有意義的書。供兒童閱讀，供成年人看。他說：我們的社會太需要好的讀物了。

辭別時，求生先生建議我看看當年他從國外購進的出版資料，存放在實踐家專。並且和趙國宗先生談談。趙先生是一位很傑出的美術專家，對於兒童美術教育很熱心。

五月十三日上午，我去實踐家專，在「今日生活」編輯部看到琳瑯滿目的書籍，在美工科見到趙老師，並相約為新生報兒童生活版插圖。

我並順道拜訪謝孟雄校長伉儷。孟雄告訴我：文宜很喜歡寫作，不停的寫，昨夜寫了一篇「爺爺的手傷」，叫人熱淚不止。我說：文章在那裏？發表不是很好。當晚他們就把文宜的文稿送到報社。

這是「爺爺的手傷」誕生的經過。

我所以說「爺爺的手傷」刊出經過，就是很感動人的事情，因為不是求生先生這樣關心文化、關心生活，這篇文章也許沒有緣份和讀者見面。

謝求生先生的思想和生活，正如文宜小妹妹筆下的爺爺一樣：純樸率真。平凡中的偉大，尤其感人。記得有一次我會對主席說：您這樣高的地位，這樣平易，真不容易。他說：我不過是爲全省民衆服務的公務員，爲民公僕，擺官架子那才不應該。

這就是平凡中的偉大。

求生先生是如此，他的家人個個也是如此。記得臺北市實踐堂一次音樂會，旁邊一位太太問謝夫人，主席在那裏？他說：他忙他的，只有在電視新聞中我才知道他在那裏。這短短幾句話，說明了求生先生的家庭生活，公私分明。

求生先生以女作家期望他的愛孫女，而不是升官發財。這是因爲求生先生腦中根本沒有升官發財的觀念，同時，他最知道文藝的力量對於世道人心的貢獻。

這本書裏所收集的二十六篇文章，篇篇都有親情，在「新副」發表時，也都引起無數的迴響，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父慈子孝兄弟恭的故事，闡揚親情的可貴，使社會上到處洋溢著人性的光輝。

# 爺爺的手傷

八三	七一	五七	四五	三七	二九	二一	一三	一	
老 奶 奶	寒 窗 記 感	顧 客	山 林 的 子 民	博 士 媳 婦	我 愛 國 旗	爲 仁 則 勇 ！	情 深 似 海	爺 爺 的 手 傷	第 一 個 讀 者

綠 洲	黃 海	葉 菲	丘 芷	湘 翹	田 壯	黎 芹	王 賢 忠	謝 文 宜	石 永 貴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夷震楊 ■ 計設面封 ■

目

錄

九五	憶戰地牧童
一〇一	母親的衣櫃
一〇九	一張喜帖
一一九	漂泊居
一三一	你我他大夫
一四五	慈暉
一六一	童年短笛
一六七	「快樂」爸爸
一七七	溫情滿人情
一九一	緣訂三生
二〇一	外婆的花園
二一三	聚
二二五	阿蓮的嫁粧
二三七	芭里行
二四七	搬家
二六三	諒
二七五	倦鳥

林	張慈安
陳	火生
邵	正之
陳	正之
公	孫木
林	清中
林	清中
協	志
劉	雲英
海	雲英
謝	霜天
林	瑞端
林	瑞端
桑	柔隆
李	皇
哲	正



# 爺爺的手傷

謝文宜

作者謝文宜，是謝主席東閔先生之愛孫女，現就讀於臺北私立復興初中三年級，現年十五歲。

## (一)

「炸傷臺灣省主席，造成社會恐怖……」「炸傷了一位這樣勤政愛民七十歲的老主席，你內心有何感受？」那一排排的鉛字在我的眼中，朦朧了……模糊了……。

那是個晴朗的好天氣，蔚藍的一片青天，微風輕拂著，全國同胞正歡欣鼓舞地在慶祝這光輝燦爛的雙十節。從電視上，我看到的爺爺，是那麼開心，那麼喜悅，他老人家舉著雙手，站在臺上揮呀揮的，加上他臉上那無盡的笑容，多快樂啊！可是，誰又能想得到，在這歡笑之後，隱藏著的，竟是那麼可怕的一場惡夢呢？

只記得，媽媽在接到一通電話之後，便和爸爸匆匆忙忙地出去，臨走時，倉卒地拋下一句：「你爺爺被炸彈炸傷了，在臺大，我們去看他，你乖乖在家，媽會打電話給你！」「碰！」的一聲門關上了，我只是楞楞的站在那兒，等我清楚怎麼一回事了，忍不住眼淚像瀉洪般地落下來，我趴在沙發上，哭喊著，祈禱著，誰也止不住我那發狂般的淚水，半個鐘頭過去了，一個鐘頭過去了，每一聲電話鈴響我都衝著去接，但是……：那都不是媽打來的呀！我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忍著滿眶的淚水，一個一個電話的打，一個一個人的問，但沒有一點結果，打到臺大醫院，卻又不肯幫我接。我像是一個無助的小女孩，那麼驚惶、傷心、痛苦。我發瘋似地連續打了好幾個電話到臺大，詢問爺爺的情況，還是那一句話：「他現在在急診室動手術，大家都在那兒，沒辦法接。」一個一個鐘頭過去了！我的淚水也乾涸了，只是呆呆地、默默地，坐在電話的旁邊。什麼事對我都已不重要了！只要媽媽的電話！媽媽的電話！

總算打來了！媽似乎十分疲倦，只輕輕地說：「沒有關係了，很對不起，我急得忘記打電話給你，你一定很擔心吧！乖乖，一切都沒關係了！去睡一覺，媽照顧爺爺，要

晚些回家，文宜，別哭了，嗯！」媽很顯然的也哭過，雖然她極力想掩飾，但那重重的鼻音。唉！我對著窗外那一輪皎潔光盈的明月祈禱，願上蒼保佑爺爺他老人家平安無事。我躺在牀上，又進入另一個噩夢之中……，翻覆著，翻覆著……。

(二)

這以後，雖然我也曾央求過數次，但爸媽總是以「等爺爺好些再去看」為藉口，一次又一次地拒絕我，我知道，爺爺一定很嚴重，所以他們才不讓我去見他，因為他們都知道，爺爺在我心中所佔的地位，是勝過一切的！

每天，我的情緒總是隨著爺爺的近況，或哀嘆、或欣慰、或傷心、或流淚……。總算有一天，媽媽對我說：「文宜，今天帶妳去看爺爺好嗎？」還有什麼不好呢？這是我所盼望好久的一天呀！我興致勃勃地，把要帶的東西，用最快速度整理好，便拉著媽媽上車了！一路上，我心裏好興奮啊！爺爺，爺爺，我就要來看你了！就要來了！我幻想著爺爺見到我時高興的模樣，他會伸出手，抱住我說：「文宜，怎麼那麼久都沒來看爺爺呢？最近有沒有寫文章啊？要多寫喔！將來做個女作家啊！」對！他一定會這樣說的

，每次見到他，他總是會這樣說的。「文宜！到了。」一語驚醒了在幻夢中的我，我匆匆忙忙地下車，便高興地拉著媽媽走了。

推開那厚厚重的門，我滿懷歡喜地叫了一聲：「爺爺！」沒想到，呈現在我眼前的，是一個殘酷不過的場面！我呆住了！在心中準備了好久的許多話，全梗在喉嚨中，竟一句也發不出來。爺爺！這是我那最親切、最和藹的爺爺嗎？他的手，只有一隻在棉被外，包紮得似球一般大……他那焦裂的嘴唇顫動著，輕輕地發出一聲：「是文宜嗎？」我……我……喔！上蒼啊您爲何這麼殘忍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我用手帕堵住自己的嘴巴，淚水如珍珠斷了線般地往下掉、往下掉……。我寧以我的身體，來承受那可怖的痛苦，那令人心寒的一片黑灼；我願意，我真的願意，只要別把它加在爺爺身上啊！爺爺，我那最最親愛的爺爺！

在大家安慰和鼓勵下，我忍着滿眶的熱淚，走向爺爺的床邊，做了一個淒苦而勉強的笑容，問了一句很傻的話：「爺爺，您……好嗎？」他似乎想說些什麼，但力不從心，連手都抬不起來，只用那根本沒辦法看清東西的眼睛望著我，那麼令人心痛、悲傷，

使我那不聽話的眼淚，又再度泛濫了！面前那焦黑的面孔，顫動的嘴唇，無法動的手……全部模糊了……不清了……。

(III)

我靜默地坐在沙發上，望着窗外細雨絲絲、萬家燈火，多少感歎啊！想想一個多禮拜前的爺爺，是那麼健康愉快、神采飛揚，而如今在我面前的爺爺，卻是遍身灼傷、昏迷虛弱，多大的改變，多大的差別啊！

爺爺一向是以愛心待人的，他能爲了別人，而忘記自己的存在。他時常出外探訪民情，不論農村、高山，任何地方，幾乎都有着留下的足跡，爲的是什麼？還不是希望大家能過着更安康、更富足的生活！記得有一次，曾隨着他到一個山胞的村落，山路的崎嶇，使我十分勞累，但他老人家，卻一句怨言也沒有的走着，令我好慚愧呵！當他看到山胞們生活安定，每個人豐衣足食、健康快樂時，我知道他所獲得的代價是什麼了！他臉上那滿足、欣慰的微笑，正足以代表一切啊！爺爺就是這麼好的一個人，他不求自己要有多大的財富、享受，只願大家都安居樂業，有着幸福的生活！可是……誰？誰

如此狠心呢？竟這麼殘酷地來害他？我……懷疑，這還算是個人嗎？噢！老天！

「文宜，怎麼不去安慰一下爺爺？」一句話提醒了正在回憶中的我，便趕緊迎上去，幫叔叔替爺爺按摩。忽然間，爺爺竟說：「大成啊！這隻手怎麼要放在棉被裏？幫我拿出來，像右手一樣，放在外面。」眼看着大成叔叔那緊張、蒼白、而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，我連忙答了一句：「爺爺，醫生說這隻手不能亂動，要用被子壓着的！」叔叔看我這樣講，也急忙地接下去說：「對！爸爸，這手不能拿出來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行？既然右手可以，左手也可以，我只是想看看呀！」

「爺爺，那樣不好啦！」

「有什麼不好？悶在棉被裏才不好呢！」

「爺爺，醫生說的啦！」

「幫我拿出來！幫我拿出來！來看看就好！」……

叔叔用那驚惶的眼睛望了望我，額上冷汗，順着那蒼白的臉，一滴一滴的淌下來，他顫抖着，把那隻藏在棉被下的手輕輕地拿起來，放在外面，……那手，直直的，圓圓的

，顯然的可以看出，那是隻遭受了嚴重傷害的手臂呀！一陣沈默，甚至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見，我們兩個驚恐而害怕的看著爺爺，他老人家先望望我們，然後，他看到了，那兩隻不成比例的手，靜靜地，他又躺下，閉上雙眼，沒有一絲表情，沒有任何言語……

窗外，還是綿綿不斷的細雨在下着，一滴滴地打在玻璃上，似乎是，越來越大，越來越重了！「嗒嗒嗒嗒」，不停的、無情的敲着、打着……，夜深了！

#### (四)

在大家的安慰下，我離開了這令人傷心的地方，回到家。這一天的情景，不斷在我腦中反覆出現，一次又一次，一遍又一遍，今夜，我失眠了。

自從這次之後，我常常到醫院去看他、陪他、照顧他。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竟有這些耐力，我能爲他按摩、捶背，很久而不覺痠痛；我能餵他吃東西，一點一絲的餵，而不知勞累；我能把一堆又一堆的碗、盤、筷、匙，洗了又洗，擦了又擦，而不感辛苦；我能不厭其詳地，用盡了全身的力氣，大聲地說些笑話、故事給他解悶，這竟是那個在家

中什麼事也不做、什麼事也不管的我，多令人驚訝呀！主要的，是我心中的那「敬」、那「愛」推動着我，讓我有了這股莫大的力量，願爲他做任何事，犧牲任何東西！

曾有一度，我甚至想把我的左手給他，因爲他的手，能對社會、國家有貢獻，造福人類，而我……？可是，我聽爸媽講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即使可以，爺爺也不會應允的，眼看着爺爺做什麼事都不方便，都需要人幫忙，我心中，真是痛苦、焦急啊！天！您就保佑保佑他老人家吧！天啊！

在海內外同胞祝福和大家悉心照顧之下，爺爺已經大有起色了！他能下床，慢慢地走到椅子那兒坐下，他的右手，也可以輕輕地動了！臉上焦黑的一層皮，也漸漸脫落而現出一層新的皮膚，他的耳朵和眼睛，也都能清楚些了，只有他的左手，還需要再多一些時間，多叫人痛心疾首的啊！

爺爺曾對我們說：「我一定要想辦法趕快好起來，再爲國家效力！」所以，他一直都很聽從醫生的指示，並且每天都辛勤地作着手和腳的運動，雖然那些動作，足使他的傷口痛苦不堪，但他仍一遍、一遍地做着。



記得那天，大家都在，忽然祖母來了！帶着一大堆新鮮的水果，滿面笑容地走進來，坐在爺爺身旁，笑着問：「你好吧！」爺爺竟舉起左臂說：「妳看，左手都不能動囉！妳害不害怕？」我們都不知道祖母將如何安慰他，大家都緊張地望着她，只見她不慌不忙地說：「沒有關係啦！有什麼好怕？慢說你右手還在，少了隻手又怎樣了呢？那次爆炸，就把它當人家雙十節放鞭炮不小心放到家裏來了，別老放在心上。」她臉笑得似乎很開心，但她那顆不小心掉下的淚珠，卻碰巧被我看見了！祖母樂觀、堅強、幽默的功夫，一向是大家所敬佩的，她瞭解爺爺，她知道爺爺需要怎樣的安慰，我真佩服她，是她的鎮定、沈着救了爺爺，更是她的笑容、幽默，安慰了爺爺的心，沒過一會兒，全室的人都受到祖母的影響，充滿了快樂的氣氛。爺爺忽然舉起他那包紮得如球般大的右手，做起運動來啦！還像個小孩子似的跟祖母說：「妳看！」祖母竟叫起來，說：「你好像那個拳王阿里！」她的天真可愛，使得大家都忍不住笑了，只見爺爺又好氣又好笑地輕叫了一聲：「影清啊！」然後搖搖頭又笑了起來，他們老夫老妻之間那種融洽、愉快的感情，不禁叫我們這些人羨煞啦！祖母，她永遠是個開心菓，只要有她在，誰能不